大明寶訓

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冊數	30	(6)
函號	45	1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馬政　諭將帥　撫士卒

○卷之五

報功　恤舊勞　保全功臣

恤刑　宥過　清釋道

懷遠人　諭遠人　馭夷狄

大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聖學

○永樂二年八月己丑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

束此心為切要又思為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
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永樂四年正月丙申

上謂侍臣曰朕昨閒暇援筆肆書愛其制作精妙甚稱人意因歎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政由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於穫乎

○永樂七年閏七月己巳召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勞諭甚至特

命為翰林侍讀學士賜冠帶金織羅衣一襲明日入謝以其老賜勅令致仕

上語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流動處蓋易道妙在變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隨時從道之説最為要領亦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十月丁亥朔鴻臚寺奏免午朝

上將退顧侍臣曰若等各就休息一日復問無事居家時亦不廢觀書否對曰有暇亦時觀書自適

上曰常愛孔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朕視朝罷宮中無事亦恒觀書深有啓沃若等皆年富力強不可自

逸大禹尚惜寸陰朕與汝等何可不勉

敬天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己卯以七月朔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告畢諭禮官曰祭天嚴父國家第一事必以恭敬為本固當自朕始然陪祀與執事之臣皆當同朕此敬庶幾感格之道爾等職典祀事尤宜夙夜直清以率於衆

○十二月庚戌朔
上南郊省牲還御奉天門進公卿大臣諭之曰祭祀莫大於郊古者犧牲粢盛不備不潔不敢祭而帝牛滌三月其敬如此明日以始卿等繼朕省牲便應秉對越之誠一不可怠忽自古天子之祭皆公卿助相國家生民受福卿等亦預享之不可不謹

○永樂四年正月乙巳
上御武英殿覽存心録顧翰林侍臣曰適覽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圜丘暴風未成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蓋不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正

旦朝賀宴會上請

上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謹天戒朕既弗於治理

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

羣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燮陰陽消弭災變新正朝賀宴

會之禮悉罷百官節鈔仍如例給之

法祖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丑

上視朝罷以建文多改舊制顧侍臣歎息曰只如羣臣散

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

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於是

天顔愴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

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

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

曰率乃祖攸行曰監於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

輕俳諂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

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狥小人之邪謀至於國

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乃進吏

部尚書張紞户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見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

京師視時政有戻舊制者並向朕直言之勿隱庶稱屬

望老成之意

○十一月乙亥户部尚書夏原吉言寶鈔提舉司鈔板歲

久篆文銷乏且皆洪武年號明年改元永樂宜併更之
上曰板歲久則當易但不必改洪武為永樂蓋朕所遵用皆
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
○永樂元年八月丙辰禮部言鹵簿中宜有九龍車一乘
先朝舊有金鉦紅鼓各四面魫燈紅油紙燈各三對而今
闕之請增製
上曰禮貴得中過為奢不及為儉仲尼曰與其奢也寧儉
先朝定禮審之精矣後世子孫遵用舊章當自朕始豈可
輙有增益以啓後世之奢九龍車既
先朝所無即不可增舊有而今闕者令工部補造
聖孝

上駐師龍潭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今禍難垂定
何以悲為
上曰吾往日度江即入京見吾
親比為奸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
親安在瞻望鍾山仰懷
陵寢是以悲耳言已益泣不止諸將皆泣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庚申諭修實錄官曰自古帝王功
德之隆者必有史官紀載垂範萬年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
天地同運日月同明漢唐以來未之有也比建文中信用
方孝孺等纂述實錄任其私見或乖詳畧之宜或昧是

非之正致盛美弗彰神人共憤蹈於顯戮咸厥自貽今
已命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為監修太子少保兼兵
部尚書忠誠伯茹常為副監修爾等皆茂簡才識俾職
纂述其端乃心悉乃力以古良史自期恪勤纂述必詳
必公用光昭我
皇考創業垂統武功文治之盛與乾坤相為無窮斯汝為
無忝厥職矣欽哉

○永樂元年五月己卯制諭文武羣臣議上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尊諡曰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順
天應人奮揚聖武掃平禍亂混一六合創業垂統制禮作
樂配功德於乾坤煥光華於日月帝王之盛無以復加
躋於遐齡上賓
帝所萬方哀悼思慕不忘
皇妣孝慈高皇后齋莊誠一善聖仁慈同勤開創化家為
國隆配
天之厚德為天下之母儀仰惟眷顧之隆永荷詒謀之慶
日月于邁深切孝思諒惟尊號未稱功德質諸前古必
在尊崇所當博詢輿議丕顯鴻猷庶用合萬世之公惬
尊親之志爾文武羣臣其定議以聞欽哉

○庚辰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凡忌日於各佛殿誦

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令後宜依宋制於天禧等五寺
朝天宮令僧道誦經三晝夜
上曰予於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為人君者奉
天命為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深體
天心恪循成憲為經國遠謨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社奠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修齋誦經抑末矣

○十月庚戌
上謂侍臣曰朕思
皇考所任之人建文時為奸佞所擯斥者多不當罪已勑吏部名至將復用之今中外官已備無闕宜令歸俟命其有老病不任事者罷歸蓋孝子於親之遺物有不忍棄況人才乎

○十二月壬辰
上宴閒御謹身殿閣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顧學士解縉等曰
皇考文章固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藹然可見縉等曰誠如聖諭
上曰朕於宮中徧尋
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君自焚時并寶璽皆燬矣朕深慟之又問縉等曰意者有散落臣民之家者乎縉等

對曰國初佐命諸臣之家理當有之遂遣書各王府求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各布政司府州縣令官員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別錄本予之仍重賚之

○永樂二年五月己酉錦衣衛奏明日
車駕詣
孝陵請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
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戊午

上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從容論及
皇考時事
上感焉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可以福利先親
上不答既而諭之曰為庶人能繼承家業不失墜或又能擴充增益於前可以為孝士居官食祿能持身循理建立功業榮親於當時顯名於後日可以為孝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能事佛乃為孝乎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民塗炭父母妻子不相保我

皇考奉
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使強不能凌弱衆不敢暴寡天
下宴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大之福矣豈他福之
所能及也寧慚而退

○永樂四年六月丙寅南陽府獻瑞麥有兩岐者
上語禮部臣曰比郡縣屢奏祥瑞獨此為豐年之兆若年
穀豐登民足衣食老少無凍餒之患皆
天地祖宗之賜矣命薦之
宗廟

節儉

○永樂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結牙思進玉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
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
中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諂朕受之必應厚
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

○永樂八年三月庚辰
車駕北征駐蹕凌霄峰勑凡供具減半還興和因謂翰林
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朕服用素儉約非好為
節損亦天性如此今萬里出師為
宗社生民之計不得已勞苦士卒如之何尚侈人以自奉
耶廣等頓首曰
陛下天性勤儉如大禹又憫恤下人如此蓋人人思盡心矣

○永樂十二年二月癸亥百官奏事畢
上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賛聖
德者
上嘆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毎澣
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法
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謙德

○永樂元年十一月癸巳
上宴閒顧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民安否如何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太平無事
之時
上曰太平豈易言朕惟遵
皇考成憲以為治如得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興兆
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為太平無事
○永樂二年九月丙午周王橚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
以為
皇上至仁格天所致既罷朝
上謂侍臣曰適聞羣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
怨豈得謂仁一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斯懼何可

便謂騶虞是天降祥於朕侍臣曰
天心
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
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為祥在
朕更當加慎
○永樂二年七月戊戌陝西興平鳳翔二縣進瑞麥三十
本禮部率羣臣上表賀以為
聖德覆被之應天下太平之徵
上覽之謂尚書李至剛侍郎趙羾曰瑞麥固是嘉應但四
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為太平今中外果無匹
夫匹婦之愁慼於下者乎覽表秪益慚愧耳君臣貴相

與以誠諫佞非治世之風也至剛等愧謝
○永樂四年十一月庚午百官上表賀醴泉甘露之瑞賜
璽書諭曰朕敬恭事
天地上致孝於
宗廟下祈福於生民而禎應屢見卿等謂朕德所致朕何
敢當斯蓋
上天之祐
宗廟之靈及爾文武羣臣協輔所致然自古有道之君祥
瑞之來愈加警畏是以國家蒙福人民乂安卿等宜勉
輔朕德永承天休
警戒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癸亥書諭世子曰比北京山西地
震坤道貴靜占法地震主兵數動人不寧
上天示戒不可不謹宜撫綏軍士嚴固城池伺察人情不
可怠忽
○辛未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比北京山西寧夏皆言地震天
變垂戒朕用惕然爾等試言其故侍臣對曰地震應兵
戈土木之事
上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矣朕方夙夜圖蘇息之豈肯
適一己之情興土木之工重困民力如棲居可以避暑
則午門端門皆可居也何必復建高臺廣榭今後宮里

監不足容尚不敢增修虜勞民力土木之事在今不為
若云兵戈但當勅邊將嚴守備戒不虞而已
○永樂二年八月丙申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胡元興廢皆由天運
上曰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曆數過之蓋周之
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
後不遇桀紂未遽亡也元始以有德興使其子孫知修
德保民亦未遽亡順帝不卹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
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
○十一月甲寅
上以京師地震召文武羣臣諭曰隆古聖王之世山川鬼

神莫不寧皆由君德修於上臣職修於下感應之機不誣後世君臣不能如古故灾異數見今地震京師固由朕之不德然卿等亦宜戒謹修職以共回天意軍民有不便之事當速改之

○永樂六年四月丁酉

上御西角門因言元順帝父子荒淫無度廢壞國法以致喪亡侍臣曰此是

天命在我

太祖皇帝所以致其昏惑顛倒如此

上曰帝王之興雖有天命亦須修德行仁以承之順帝父子惟倚天命不復修省如紂亦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卒至於亡

○永樂八年十月戊午夜月犯太微垣右執法己未

上諭三法司官曰昨夜太陰犯執法甚急爾等典刑罰宜加敬謹無罪不可枉有罪不可縱須得中道毋纖毫輕重

○永樂九年二月癸卯

上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欹側將墜給事中耿通趍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先是

上諭六科令查奏牘恐發落有失中者悉改之通奏改之
恐失信於下
上曰但欲得當何憚於改至是因此申諭之
○七月丙戌
上諭奉天門羣臣皆侍語及四夷
上曰朕初即位恒慮德不及遠今四方夷狄來歸中心更
自警惕盖慮志得則驕驕則患生朕與卿等雖隱微之
際皆當慎之古人有言不見是圖吏部尚書蹇義進曰
四夷慕
聖德而來
陛下篤恭不已華夏蠻貊永有所賴

○永樂十三年正月丁巳勅皇太子曰朕以上元節張燈
午門意在與民同樂不意失火傷人雖由不謹之故亦
上天以垂戒不德也方茲祗懼以務脩省爾亦宜敬慎
勿懈凡各衙門進送物件悉皆停止以紓民力
○永樂十五年十一月壬申金水河及太液池氷凝具樓
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異賜羣臣觀之行在禮部尚
書呂震以為禎祥屢見率百官上表賀
上拒不受賜勅諭曰朕德涼薄託於萬姓之上懼弗克負
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比歲以來卿等一遇祥異輒進
表賀顧朕寡昧寧不自知夫戒謹者治之所與宴安者
亂之所自卿等宜精白乃心勵臣職奉成憲用以輔朕

共承天休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其毋
因是遂有怠心欽哉
○永樂十九年四月己酉
萬壽聖節先期禮部奏行慶賀禮
上勅文武羣臣曰比者
上天垂戒奉天等三殿災朕心兢惕寢食不寧方反躬省
愆遑遑夙夜而禮部謂朕初度請行賀禮此豈所以相
朕恭承
天意蓋益重朕之不德也其止勿賀
○永樂二十年正月己未朔日食先是
上諭禮部臣曰日食天變之大者況在正旦永念厥咎寧

焉於心卿等宜各脩厥職以匡輔不逮
○五月辛未
車駕北征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
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
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可以為殷監矣因下令禁軍士
斬伐樹木
○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甲申
車駕北征還至京師陳鹵薄
上乘御輦入謁告
天地

宗廟
社稷畢御奉天門朝羣臣時諸番貢使咸集闕下文武羣
臣上表賀
上諭之曰四夷順則中國寧然不可恃此有怠意卿等當
相與一心敬天恤民恪勤政務用感召至和俾雨暘時
若百穀豐登四海萬民家給人足然後朕與卿等同享
治平之福羣臣舞蹈呼萬歲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丁酉
車駕北征次清平鎮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内侍歌
太祖皇帝御制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此
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
先帝鴻業兢兢惟恐失墜雖軍旅之卜君臣盃酒之歡不
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英國公張輔等稽首對曰敢不
欽遵
聖訓
己亥
車駕次威遠川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體
皇考之心自製詞五章以述奉天法祖勤政恤民之意亦
將垂示子孫俾有所謹飭遂命内侍歌之羣臣聽畢皆
叩頭言
皇上深思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

上悦悉霑醉而罷

謹好尚

○永樂二年正月庚戌有道士獻道經
上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諭
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為邪人主好尚稍不謹儉人
懐僥倖之心者恣縱妄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計將害無
窮矣是故不得不斥

○永樂五年九月壬申
上與侍臣論及養身之道
上曰人但能清心寡慾使氣和體平疾疢自少如神僊家
說服藥導引亦只可少病豈有長生不死之理近世有
一種瘦精勞神佞佛求壽此又愚之甚也

○永樂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人
進金丹及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
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
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勤政

○永樂元年九月庚子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
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閲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
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旦則出與

羣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
視不絶於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永樂四年正月丙辰
上御右順門晩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名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
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
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
與卿等商量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静坐是時神
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
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輙入宮中閑取四方奏牘一一省
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

須俟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閒暇則取經史覽閲未嘗敢
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
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斁也
自今凡有事當商畧者皆於晩朝來庶得盡委曲
○七月戊子享
太廟
上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嶽鎮海瀆諸神
上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名侍臣與語久之時已
五鼓侍臣請曰
聖躬勤勞請少息
上曰朕常宮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

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生民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勤之為道細民不敢廢況君乎

○閏七月庚辰

上燕閒問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昨有中官自江西來言江西田家刈稻皆畢何獨旱廣對曰臣鄉多種旱稻故種獲皆早

上又問聞江西民衆而田少農家亦給足否對曰勤者可給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當盡士工商皆當盡至於人君尤不可不盡人君則當致勤於心朕每退朝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事其事於理如何於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有不合宜雖中夜必命左右記之俟旦而改之蓋一事失當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

○八月丁酉先是通政司受四方奏疏非重務者悉不以聞逕送六科至是

上知之召參議賀銀等責曰設通政司所以決壅蔽達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聞則是無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微細事不敢忽蓋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情者多至亡國爾欲朕效之乎自今宜深懲前過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於聽受不厭倦也

○永樂五年四月庚子

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坐久或謂朕曰語多傷氣非謂養之道當務簡默為貴朕語之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舜無為而治然亦好問好察邇言豈舜不貴簡默哉

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明決

○永樂元年九月丙申錦衣衛引清涼寺僧言近寺軍民牧放牲畜蹂踐寺外之地今捕得其人請付法司治之

上命釋之曰京師隙地少民艱於孳畜寺外有閑地則推以便之乃契佛濟利之心此何必禁

○閏十一月丁卯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奏諜報塔灘韃賊籠禿曾灰等見在不老山其衆議欲寇寧夏惟賊師嵬的哥以資粮不給不從

上覽奏顧侍臣曰胡寇至譎此語未必可信籠禿曾灰必心計可行然後發言且胡地非有耕種不過鈔掠豈如中國之人必裹粮然後啓行其以資粮不給為辭者嵬的哥恐泄其事機故外託此為說內實陰謀襲我不備朕計此時賊若不出槍桿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其速書勑往諭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行都司令簡士卒嚴哨瞭固守備不可怠忽既書勑未

行山西都司奏報韃賊五十餘人劫掠灰溝村黃甫川
之地皆如
上所計復命侍臣曰今不必別書勅但於勅尾申戒之令
虜寇至但堅壁固守彼寇掠無得討窮食之又懼我軍
斷其歸路必自遁去切不可輕追恐人馬俱困墮其計
中不可不慎
○永樂二年四月甲申釋安慶府民誹謗罪先是有典仗
率軍卒往安慶採木道過民家縱軍強取民財民將訴
於官典仗教軍誣民為誹謗語縛送刑部獄具刑部以聞
上曰民被誣矣諺恒言軍強民弱民安敢肆焉對官軍出
誹謗語此必官軍厲民民不堪將訴之則造此語誣民

命五府六部都察院共訊其實悉如
上所云遂釋民而抵官軍罪并罪刑部官之枉民者
○八月乙未有軍校縛至二人言比京城中往往盜剪官
馬尾二人專鬻馬尾帽于市此皆因盜所得請罪之
上曰嘗見其剪馬尾乎抑以疑似執之乎對曰實疑而執之
上顧三法司官曰市中貨馬尾帽甚多可盡以疑似罪之
乎疑似加刑有累君其釋之
○十一月丙寅廣西欣城縣儒學訓導到官歲餘邑中皆
蠻獠有司招其子弟入學卒無至者訓導自念虛糜祿
廩無益於國詣闕白其事禮部尚書李至剛等言不當
擅離職請罪之

上曰委其職事而去之可罪以離職無事可治而赴闕自陳蓋非苟祿偷安者其送吏部調用

○永樂四年三月乙未禮科引奏都察院逮至嘉興縣知縣李鑑鑑叩頭言臣誠有罪幸
陛下矜恕
上問鑑何罪左都御史陳瑛言鑑受命籍奸黨姚瑄瑄弟亨當連坐而鑑不籍鑑言初奉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亨姓名
上曰罪止於籍非輕矣無上司之文雖當連坐不籍亦是慎重之意知縣無罪其釋之

○四月己丑錦衣衛校尉有訐朝臣謗毀時政之失者
上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
上曰人言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則死誹謗必矣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命以校尉付法司論如律

○九月癸未
上御右順門三法司官引奏浙西人告數人誹謗罪及逮至面對皆未嘗相識告者當抵罪
上諭之曰汝以死罪誣人若朝廷遂聽汝言彼死何辜汝造一言欲殺數人小人雖有無知者豈若爾之險惡汝今實自賊何悔諭三法司曰此譬之蛇蝎不可暫留留

則復毒人其速誅之即日棄之

○十二月丁亥有盜殺人當刑令家人告乞貸死願服役遠方以贖

上曰貪生畏死人之同情豈獨汝哉欲人憐己曷不憐人汝前殺人時都不推恕於今當死乃望垂憐汝若可生則死者何罪命即日誅之

○永樂五年二月壬辰有虎賁士百餘人公差至外府其從者掠民財官府出榜禁約虎賁士揭榜訴府官誣己

上曰朝廷置官府牧民彼出榜禁戢軍卒無害民乃其職當然汝沮之是沮朝廷法令汝雖不掠民財是汝從人安得不知其所為知而不約束與自掠何異命法司以虎賁士及其從者悉治之如法

○七月乙亥通政司言有養馬軍人告人呪咀其馬死者

上曰此誣詞也彼不用心畜馬致馬病死豈有馬不病而人能呪死之理愚昧小人誣平民罔朝廷以規免己罪不可聽遂斥之

○十月辛卯通政司言紹興民告其鄉人居室違禁

上曰未可偏聽南方僻遠之處少經兵革宋元時屋室往往有之豈當一槩罪以違禁其令巡按御史驗視但是本朝禁令之後造者抵罪在禁令前所造雖違法不問

○永樂六年四月戊子有告言肅王模聽百戶劉成言輙罪平涼衛軍者

上曰此或下人所為未必盡出王意勅王械成等送京師因顧侍臣曰王居深宮豈得悉聞外事皆由左右小人作威福於其所好惡者造飾毀譽於王前王與之狎暱有素更不察其言是非而一意從之今過則皆歸於王矣故讒佞德之蠧也林無蠧有美木左右無讒佞有美德不可不去也

謗語

○十二月丁亥通政司奏北京種田民告運木軍民有怨

上曰軍民出力運木未免自嘆勞苦人情之常也此人以罪謫彼屯田必造誣以規僥倖脫己罪告訐之風不可長命付法司治之

○永樂九年三月癸酉先是通政司言有指揮首天城衛千户犯罪繫刑部獄其母致貨託己為賂部官求免已不敢從并以其貨來首

上問千户與指揮有舊乎對曰無

上曰非故舊而輙以違法干之獨不慮事敗哉此非人情命法司訊之至是法司奏指揮所居近刑部而千户之母寓其隣家朝夕饋子食指揮察其有賷槖紹言已與部官厚可以賂免母遂致貨傍有欲發其奸者指揮懼遂自首而隱其實情論法千户之母當準與賍律指揮當罷職謫屯種

上曰愛其子以賂求免人之常情且婦人烏知法律其宥

之指揮始則欺人取貨終則隱情罔上又汙衊朝臣此不可恕但罷職屯種何以示懲即械送交阯充軍

○九月庚辰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進楚王書藁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付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帝王豈念舊惡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何暇瑣瑣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十月丙午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内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輒發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家養兵政以除奸衛民境内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横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闒豎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

○永樂十年十一月癸未通政趙居任奏蘇州有逃軍言今年水潦傷田禾乞免秋粮究此人在鄉所行率不法且今歲蘓田少水而奸民多私决堤防車水入田以壞禾稼冀苟免税粮耳請俱罪之

上諭户部臣曰言水潦者果逃軍可止坐逃軍罪其言决堤車水求免税粮恐無是理蓋與其勞力决堤車水昌

若勞力治田田中所入十分以一分入官有九分入已豈肯以一廢九自受饑餒耶殆非人情且前時浙江按察司亦嘗浙西水潦趙居任不恤民隱今居任此言未可信仍遣官往視之

○庚寅通政司奏有老婦告前夫之子不能供養請治其不孝罪

上問是親生之子否對曰此婦於前夫亦是繼室蓋此子之繼母

上曰所謂子母無絶道者非謂繼母今繼母改適即義可絶已失節於夫乃責人不能盡孝所言勿聽

務實

○永樂元年正月乙未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蝕不蝕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者能脩德行政去邪任賢然後日月當蝕不蝕適以陰雨不見耳豈果不蝕耶不許

○永樂四年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等言此

聖德所感召請明日率百官表賀

上曰正朕恐懼脩省之際何可賀對曰宋盛時有行之者矣

上曰於此一方陰雲不見天下至大他處見者多矣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為災以此言之可賀乎乃止

○七月甲辰
上宴閒與侍臣論及人之壽夭
上曰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已者人壽百歲世多有之然
皆身歿則無聞顔子三十令名無窮人茍有德可傳何
必百歲之壽

○永樂五年五月辛酉湖廣武昌府僧言欲增修觀音閣
以祝
聖壽
上不從曰人脩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誠善福不祝
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但務為善何假外求哉

○永樂七年三月甲辰朔
車駕巡狩北京駐蹕東平州望祭泰山畢顧侍臣曰昔舜
巡狩至泰山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考制度而已蓋欲
使天下同風後來秦皇漢武皆有侈心登封泰山薦道
功德以誇示後世終不免後世之非議我
太祖皇帝一天下立法制五六十年國不異政家不殊俗
朕謹遵成憲此行亦惟欲親巡撫使軍民各得其所耳
侍臣頓首曰
陛下守
太祖之法而以堯舜為心天下蒼生實受其福彼秦皇漢
武何足道哉

○永樂十二年三月庚寅

車駕北征次清河京城官吏耆老送駕者辭
上進其耆老諭之曰京師人烟輻輳欺詐者多爾等宜督
子弟務生業毋事游惰人衣食足則廉耻興風俗厚而
皆本於父兄之教爾等勉之

神武

○建文時李景隆郭英平安胡觀吳傑並以兵來攻
上諭諸將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英老邁退
縮安愎而自用觀驕縱不治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夫
徒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衆而無紀律則易亂且擊前
而後或不知擊左而右不相應徒多何益今彼將帥不
專政令不一紀律不肅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之敗如

風行草偃其士卒非不多也大抵將為三軍司命將志
衰則三軍之勇不奮其兵甲雖多粮餉雖富適足為吾
之資爾等但秣馬厲兵聽吾指麾兵法曰識衆寡之用
者勝吾策之審者矣第患爾等過殺當謹以為戒即日
渡河而營是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及
上卧榻迨旦兵端有火光如毬擊燁燁相上下金鐵錚錚
作聲弓弦皆鳴將士皆奮欲戰我軍既渡河景隆等軍
横亘數十里
上列陣以當之開合數四敵疑不敢進
上諭諸將曰敵雖衆不過日中必破之衆踴躍爭奮後軍
房寬先與敵交戰不利

上率精銳赴之所向皆靡斬敵驍將瞿能父子及其精卒萬餘先是戒張玉朱能等曰必先摧敵鋒繼以馬步齊進乃令丘福等以萬餘騎衝其中堅不動

上以精騎數十突入敵軍左掖殺傷甚衆敵勢披靡莫敢嬰鋒乃麾張玉朱能丘福等馬步齊進人自為戰勇氣百倍

上遥見我陣後塵起曰此敵人乘我後也乃以七騎馳赴之遇敵二萬與戰連擊殺數十人稍却數十步而止須臾復馳入敵戰擊殺數十人進退如是百餘合殺傷甚衆左右曰敵衆我寡難與持久宜就我軍併力擊之

上曰敵精銳盡在此故吾獨當之使諸將得以致力於彼若往就我軍彼亦合力刑勢相懸數倍我衆殆難破矣於是復進戰不已敵飛矢如注

上所乘馬凡三易三被創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缺折不堪擊乃稍却敵來逼而限以二堤

上復馳馬越堤逆之佯以鞭招後敵疑有伏不敢踰堤而

上遂相持

上曰吾不進敵不速破乃易劔以勁騎出敵後突入馳擊敵勢少動遂敗棄戈而走須臾敵大陣亦敗奔北之聲如雷遂追擊至其營會旋風折其大將旗幟敵衆大亂我軍乘風縱火燔其營煙焰天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等潰而南盡得其斧鉞及委棄輜重器械斬首數萬

級溺死十餘萬追至雄縣月樣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
萬橫屍百餘里降者十餘萬悉放遣之李景隆單騎走
德州

上率師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今密邇敵境而勤師遠征
況遼東早寒恐士卒難勝惟
陛下熟計之

上乃屏左右密語之曰今敵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守
德州徐凱陶鐸欲城滄州為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敵
衆所聚定州亦城完有備滄州土城隤圯已久今天氣
向寒城豈易就我乘其備出不意急趨攻之敵有必敗
之勢今聲言東征者示無南伐之意以怠之耳失今不

取彼城完守備固難於力凡事貴密故未令衆知者慮
泄王與能叩頭稱善

我軍過直沽

上語諸將曰徐凱等所設備惟青縣長蘆而已博埰兒竈
兒坡數程無水皆不備趍此而徑至滄州城下是夜二
更啓行晝夜三百里敵兩發哨騎皆不相遇明旦至塩
倉遇敵哨騎數百盡擒之食時至滄州敵猶未覺督軍
士築城我軍至城下始倉皇分守城堞衆皆股栗不及
擐甲我軍四面急攻之

上麾壯士由城之東北角登逾時抜其城而先已遣人斷
敵歸路遂斬首萬餘級獲馬九千餘匹生擒都督徐凱

程遲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李英張傑并指揮以下百
餘人餘衆悉降咸給諜遣歸

○永樂十二年六月戊申

車駕征虜駐驛蘭忽失温是日虜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
把禿孛羅等率衆逆我師見行陣整列遂頓兵山巔不發
上駐高阜望寇已三分路遂令鐵騎數人挑之虜奮來戰
上麾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親率鐵騎
擊之虜敗而却兵攻虜之右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
驟攻其左虜盡死鬬
上遥見之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
數千級餘衆敗走大軍乘勝追之度兩高山虜勒餘衆
復戰又敗之追至土剌河生擒數十人哈木太平等脫
身遠遁

○永樂二十年三月辛巳

車駕北征駐驛鷄鳴山虜之寇興和者聞
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急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欲即走追之徒勞
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
之未晚

○六月癸巳

車駕北征次威遠川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擣其巢穴故為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明日得報虜攻萬全者其夕遠遁

○七月庚午

上親征北虜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山澤中遇大雪寇倉卒以其衆逆戰

上麾騎兵為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相蹂死者相枕籍餘衆散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軍依山而陣

上乗高而望之見寇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其後寇數百人突而右走盡獲之又麾

兵繞出其左十餘里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溪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

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尚數百人馳馬而走

上曰必有首虜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獲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潤屯諸將皆頓首賀

上曰用兵豈吾所得已哉將曰天道福善禍淫

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

上曰然

○七月己未
車駕北征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
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初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
遁者繼聞
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慄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闊
欒海之側直北走矣
上曰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嘗遠遁信前哨繼獲虜部曲亦
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
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
上召文武諸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也虜為邊患驅之
足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永樂二十二年六月癸亥
車駕北征次連秀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引兵抵白
邛山咸無所遇以糧盡還於是英國公張輔等奏願假
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
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明日諭輔等曰昨日之言決矣古
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
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
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遂命班師
教皇太子
○永樂元年十月己未

上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長子且曰昔堯試舜自慎徽五典至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乃命以位舜生長民間躬親稼穡堯尚試之如此朕今令長子守北京親庶務雖吏案奏牘皆躬閱之以知為臣之難他日庶可為人君也朕少時嘗居鳳陽民間細事無不究知後受命鎮北方經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其他所未經歷者則博考於載籍每覽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有益於人然人資禀有強弱泛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爾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權衡使中有所主也

○永樂二年四月甲申文華寶鑑成

上御奉天門召皇太子授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便足為治爾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鑑錄令朕此書稍充廣之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晋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其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閑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

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永樂七年二月甲戌

上出一書示翰林學士胡廣等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雖生知之聖亦兼資學問由唐虞至宋其間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未易遽領其要帝王之學但得其要篤信而力行之足以為治皇太子天下之本於今正當進學之時朕欲使其知要庶幾將來太平之望朕閒因閒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為朕言廣等徧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刊印以賜

上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賜之　勑皇太子今巡狩北京命爾監國天下之務所繫甚重爰簡文武才德之臣為爾輔賛蓋自古聖哲為政未有不需賢而能成者爾宜悉心以求益虛己以納言庶幾整肅弘綱康理庶務然聽言之際宜加審擇言果當理雖芻蕘之賤必從之言苟不當雖王公之貴不可聽唯明與斷乃克有成至於武備亦宜盡心居處恒重於防閑幾務必嚴於慎密斯皆致理之要宜祗勤佩服夙夜不忘以副朕付託之重

○四月庚寅賜書諭皇太子曰朕命爾監國凡事務寬大戒躁急文武羣臣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亦不

可偏聽以為好惡育德養望政在此時天下幾務之重悉宜審察而行稍有所忽累德不細其敬之慎之時

上聞皇太子譴刑部尚書劉觀故也

○永樂八年二月乙巳遣書諭皇太子曰前命爾覆重囚爾奏乞貰其死見爾重惜人命然十惡不可宥其餘雜犯死罪以下悉從汝言國家用刑貴在得中過則濫不及則弛自今尤宜盡心

○永樂十五年七月乙亥賜皇太子務本之訓復勅諭曰往者朕以侍行欲其周知民事遂作書教之名務本之訓此書於帝王修齊治平之道粗備且皆切實之言今別錄賜汝閑暇能沈潜玩味觸類而長大有益矣

○永樂十六年正月丙寅以玄兎圖并羣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且賜書諭曰比陝西耀州民獻玄兎羣臣以為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兎之異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朕夙夜拳拳仰惟

皇考創業艱難懼弗堪負荷不敢怠忽寧終不為彼所惑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

觀此表及詩即俱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永樂二十年三月丁丑

車駕北征命皇太子監國諭之曰軍國之務重當明恕勤慎以處之明則能照物恕則能體物勤則無怠事慎則無敗事修是以率下庶幾其可

○五月庚辰

上駐驛威虜鎮皇太子遣人馳進蔬果賜書諭之曰爾以朕躬勞在外遣人遠進蔬果固出於孝心然朕此行本為安民顧以口腹勞民非朕志矣且朕付爾

宗社之重但樂善親賢杜讒去佞以保民為務稱朕付託之意爾孝至矣奉養之物繼今勿進

教皇太孫

○永樂五年四月辛卯皇長孫出閣就學

上御奉天殿召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院待詔曾瑄等諭之曰人於學問常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辭為能

○永樂十年八月丙辰

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畧朕今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

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永樂十二年三月庚寅

車駕親征胡虜發北京

皇太孫從行先是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出奇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謂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戊戌

駐驛宣府

上坐帳中皇太孫侍側

上從容語以前代得失事及君臣相與保全之難皇太孫所對皆合

上意

上喜顧謂侍臣曰人必務學乃能增長智識適與長孫語其所對悉有權度非尋常意見所及亦其比來學問進矣侍臣叩首賀曰

太孫殿下資識超越他日必為太平天子

宗社生民之福也

上曰朕嘗命東宮官屬協心輔之爾等皆須盡心
○四月丁卯
車駕發清水源
皇太孫從行
上於馬上指示山川險易及將士之勤勞且曰汝知吾所以為此者乎對曰
陛下豈為圖其土地利其資畜而勤遠畧哉顧此虜禽獸之性雖施以天地大恩不知感戴暫服而還叛非獨難之久亦難制昔禹之征苗文王之伐崇密皆非得已也
陛下尊居天位享四海之奉豈不自樂而仰勞
聖躬跋涉遠外者無非欲驅除此虜於絕漠令不敢近塞下使子孫臣民長享太平之福
上嘆曰孫之語吾之心也
○五月癸酉
上駐驛楊林戍閱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識民難經國之務懵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常以為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天下之事須周知人之艱難須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永樂十五年七月乙亥賜皇太孫務本之訓勑曰爾嗣有
宗社人民之寄今閒暇宜與儒臣講明此書而服膺之庶

幾克稱他日太平之望欽哉

○永樂十七年八月癸未勅皇太孫曰爾年已長宜讀書明理以成大器古帝王皆以讀書明理為本未有不如是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爾克勤學問他日用之不窮

宗社可以永安天下皆蒙福澤爾其勉之

○十二月丁亥勅皇太孫曰立身之道莫先孝弟忠信四者之行立於身明君臣之義篤父子之親厚兄弟之愛盡長幼之序信以服衆仁以撫下恕以待物非正言不發非正道不履親仁賢遠奸佞節嗜慾戒荒暴振綱紀別淑慝明賞罰以係

宗社悠久之託為天下生民之福爾其勉之又曰比聞出郊圍獵一軍害民即能懲之以法使田里皆安毫髮無犯人傳爾之善至於北京朕聞之甚喜此可驗爾勤學之效矣大抵兵民相須撫恤惟均苟有所偏必為所怨今爾於此一事使百姓感德軍士畏法足為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爾雖不自覺而善名自然播之天下將有不令而從不言而信者矣自今更宜夙夜勤勵讀書明理以廣其智識將來德成業就為天下所瞻仰亦不負朕期望之意欽哉

大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宋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睦親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己亥

上以盛暑賜書在京諸王曰吾與諸弟皆
先帝子徃者各在一方有一歲得一見數歲得一見者手足之情不能自已今吾承繼大統諸弟早暮來聚豈不甚愜於心顧炎暑方盛舉動煩勞可三日一朝用稱友

于之意
○九月己丑勑遼王植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封建諸王藩屏
宗社傳序萬年與國同久建文忠信任奸回以殘骨肉朕
於其時迫於危禍不得已而起兵賴
天地
祖宗之靈克平内難建文君之隕自絶於天朕為諸王臣
民推戴以君主天下方欲與諸弟聚處同天倫之樂而
賢弟以遼地荒遠經涉海洋餽運為艱固請改國荊州
且以廣寧重鎮就留三護衛於彼以益邊防欲於荊州
別給一衛備使令言之再三卻而復至謙約之誠溢於
言表去衆就寡猒遠懷邇手足之情何忍違抑今勉從
所請建國荊州而仍舊封號軍衛已令兵部改撥用稱
吾弟之意
○永樂二年九月庚戌賜書晋王濟熺曰得奏欲上護衛
及所畜小韃靼夫護衛昔爾父受之
皇考其何可辭爾惟當脩德行善豈可因一二小人為非
輙自疑而欲上護衛耶所奏不允其小韃靼護衛有缺
伍者就以補之
○永樂三年五月壬戌蜀王椿進茘枝等物
上賜書荅曰比送至茘枝諸物具見厚意惟賢弟抱明達
之資敦忠孝之義處善循理秉心有誠稽古博文好學

不倦東平河間無以過也引睇蜀國山川遐邇賢賢親
親不忘朝夕勉自愛重用副所懷
○十月戊辰周王橚遣人賫奏深陳悔罪改過之意
上喜命侍臣封橚所奏遣人賫示齊王榑而賜書荅橚曰
得奏具見賢弟遷善之誠良深嘉悅兄之心惟欲與諸
弟同享昇平悠久之福使諸弟皆同賢弟此心福慶豈
有窮哉賢弟宜益加持守為諸王表率隆藩翰於國家
昭令譽於無窮此兄之所深望近齊王數為不法已封
賢弟今日所陳者示之亦冀以興起其遷善之心
○戊子賜周王橚等皇明祖訓且諭之曰
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常守之可
以永安
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藩王本同
祖宗所出但能皆以
祖宗之心為心則自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
宗室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者如周三監漢
七國此皆是不能以
祖宗之心為心朕與諸弟各勉之時橚子衆特賜十本
○十一月乙未齊王榑上表悔過謝罪賜書荅曰覽表云
繼今改過不復為不義詞意懇至深慰吾意兄弟之情
豈有他哉但欲相與同享富貴保令名永終不聽耳吾
弟勉之今後護衛人犯法須如律處治若非王府之人

有犯須歸有司王府不得干預將來吾弟所行皆善其樂不可言而兄亦與有保全骨肉之美吾弟勉之

○永樂四年五月辛亥以秦王尚炳將歸

上召其從臣諭之曰王前在國中言動時有錯謬朕遣書戒之頗聞克自省改今日見王應對進退循循合度甚適朕意此皆爾等輔導之力長史以下皆叩首曰此由

王天資之美克奉

陛下聖訓臣等庸愚實無所效力

上曰美玉非資良工不適為器嘉木非得良匠不適為材人之成德亦然爾等宜益盡心輔王雖小過必規正之雖小德必助成之謂小過無害訓至於大過謂小德無

益馴至於無德不可因循但和平以導之從容以入之積以誠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脩善行汝曹亦有令名其往勉之命賜紗衣一襲道里費視常例加倍

○永樂六年五月戊午

上以瀋安唐郢伊曾六王將之國命戸部歲給祿米各一千石免其護衛軍屯田三年仍勑王府文武官屬曰封

建宗親所以藩屏國家必在得人以為輔導今諸王年長皆應就國爾等宜竭誠匡賛惟德惟義一遵

祖訓惟孝惟忠用固藩屏王有無窮之福爾等亦有無窮之譽欽哉各賜鈔有差

○八月乙未賜書諭平陽王濟熿曰爾與兄高平王同母

今爾兄鋈亡歲祿例當罷支以爾能養母特與爾兄歲
祿内存米二百五十石以益供養之資又聞爾能念同
胞之義為之維持家事整治墳塋深慰朕懷夫人之處
已貴乎脩德德盛則業廣業廣則福隆庶幾不忝厥世
而令名無窮爾其勉諸

○永樂七年五月癸酉賜伊王㰘書曰古之聖賢皆貴改
過吾弟前者之失今能省悔朕甚嘉悅當國家無事正
欲相與同樂太平音樂亦常情所有但不至流蕩可也
自今國中諸事皆須審而行之不可怠忽

○永樂九年八月丙辰禮部言庶人㰘之妃鄧氏卒亦當
以庶人禮葬

上曰㰘雖以罪削爵親親之誼寧過命仍以王妃禮葬之

○永樂十一年正月乙未禮部言長山王賢㶿薨

上惻然曰

皇考之孫也其父有罪不得相及其遣官賜祭命有司治
喪塋賢㶿庶人㰘第二子也

○永樂十四年七月癸丑賜書奬答蜀王椿曰去年谷府
隨侍都督張興來言㰌潜萌異圖言之至再兄未之信
今得賢弟書具其實事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賢弟此心
周公忠存王室之心也儀賓顧瞻回附黃金二百兩白
金千兩鈔四萬錠玉帶一圍金織衮龍紵絲紗羅衣九
襲紵絲線羅紗各五十疋絨錦十疋綵絹千疋兜羅錦

十條高麗布百匹米千石胡椒十斤馬十匹鞍二副往
致兄意至可領也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甲午楚王楨進馬二千匹
上喜受百匹賜書報曰領賢弟厚意矣畜馬甚勞已受百
匹餘悉遣還可分遺諸姪也

○永樂十六年五月戊辰遣官以書諭代王桂曰王前違背
祖訓屢為非道所以罷革王府官屬者蓋欲王深圖省改
以不忝所生比聞王能悔過改行守法良用嘉之今特
勅所司每歲加王祿米二百石增隨侍軍士五百復除
長史紀善等官為王輔導王其益懋進修以副朕友愛
之意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乙亥
車駕北征胡虜次沙城召晉庶人濟熺及其子美圭至濟
熺晉恭王長子洪武中嗣王爵
上靖內難承大統而其地平陽王濟熿慶成王濟炫永和
王濟烺並奏濟熺心懷怨恨圖為不軌
上優容之不罪但屢勅訓諭而已而濟熿等言之不已
上遣人察之用
祖訓免其父子為庶人俾守恭王墳園至是
上軫念至親召至將封美圭為郡王時公侯伯五府六部
交章劾奏其罪不宜封
上諭羣臣曰罪廢十年人之恒情必自懲艾且仁者不絕

人之祿劉吾至親其能忍哉爾等勿復有言
上從容諭濟熺曰昔守謙有罪
皇考以公天下之心不得已廢之而不絕其後仁義兼盡矣爾父朕親兄朕豈有惡於爾哉爾懷不臧屢戒飭不聽惟大義之不可容也故免爾王爵亦豈朕心所得已也然十年之閒朕未嘗忘爾人孰無過能改斯善爾勉之今封爾子為郡王俾爾享祿養以終身其無以恩為怨遂封美圭為平陽王諭之曰爾其率德改行以盖爾父之愆盡忠盡孝用不忝祖宗終保祿位遂賜冠帶襲衣貂裘鞍馬及金銀鈔幣牛羊等物遣中官護送其父子往居平陽復遣中官詣太原送舊所隨侍人悉還之

其有坐濟熺事逮繫者悉釋之命錦衣衛撥校尉五百太原護衛撥官軍一千以備從衛命吏部除官屬禮部給儀仗及醫士廚子靡不悉備

戒飭諸王 戒世子郡王輔國將軍附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未賜代王桂書曰吾弟言女戶徐忠欲得如奉天靖難功臣例陞指揮使徐忠本黨附群奸以危我者為吾弟故釋之不問而忠猶妄覬非分之恩且忠何功欲得陞官朝廷以名爵為激勸有功者不敢吝無功者不敢濫惟其至公乃足服衆今若無功濫予將來何以使人舊制女戶但授百戶今授徐忠以百戶庶幾不違

皇考家法

○永樂元年二月乙卯賜代王桂書曰别久懐思不忘聞吾弟在國縱殺戮取財物人甚苦之人言雖未可以信然告者衆矣果若其言吾弟大謬夫天下之人皆
皇考四十年辛勤保養以遺子孫今兄嗣位亦惟體
皇考之心保之愛之豈敢輕有所傷害而吾弟視之不如土芥殺之不如鷄豚夫其罪當殺猶當請命於朝況不聞有罪乎吾弟縱恣暴戾如此獨不記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耶今日脫吾弟因厄復諸富貴安樂之地乃虐人無已人其謂我何其審思之有之則速改以從善果若無之亦須戒慎以弭人言庶副同氣友愛之意

○三月丙午賜秦王尚炳書曰比以爾弟永興王尚烈年長令暫居鞏昌講誦詩書練習武事以成德器昨聞過鳳陽自留守司官下至指揮小校皆被箠楚人不能堪竟莫明其何罪夫國家篤於親親宗室謹於禮法斯共保富貴令聞長世尚烈所為若此豈保富貴之道凡今臣民皆
太祖皇帝數十年教養者況鳳陽
祖宗肇迹之地過其地虐其臣民豈賢子孫所為乎本欲罪其從官但以方出姑釋不問爾其長兄當深戒之使改行為善將來有成非獨慰爾父於冥冥亦稱親親之意爾之兄弟亦得以俱成令名也

○五月丁丑賜岷王楩冊寶并勑諭之曰昔
皇考封建諸子以衛邦家而爾在建文時被收冊寶拘囚困辱蓋已極矣朕即位之初篤念親親復爾封爵召還
京師爾宿留不至乃恣行威福擅拘方面諸司印信殺戮官屬使軍民及蠻夷之衆驚疑不安及至京又出語悖慢畧無敬君事長之理且當有事
宗廟之日沉湎酣酗無顧藉至對閣竪則俛首下氣言之可傷而宜焉無慚如此尚可有爵土耶今以同氣至親特畧爾過仍賜冊寶俾守舊疆尚改行易慮親君子遠小人進學修德用藩屛國家毋作匪彝以貽後悔欽哉毋忽

○六月壬子代王桂有罪削其三護衛止給校尉三十人隨從仍賜勑諭之曰爾所為傲佷悖慢上違
祖訓下虐軍民無君無兄大逆不道朕以同氣之故不欲遽絕特遣人召爾冀面訓誨庶其改過以全親親之義爾遽命不至及再召始就道然今天氣已熱道途遼遠於朕心有所不忍勑至即日歸國其本府三護衛官軍悉革去惟留校尉三十人隨從其文職官俱存輔導爾宜省愆改行毋貽後悔

○八月辛酉賜晉王濟熺書曰比有自山西來者言爾弟濟炫數以圖書擅給驛馬我國家定制遇急務以符驗給驛馬無符驗而擅給者有罪今以爾弟之故姑屈法

不問然其有過不使之知則恐將來復蹈前失爾為之
長兄宜善諭之使奉法循理永保富貴庶不辱前人爾
有愛弟之譽朕亦不失親親之道

○十一月丙子先是有言寧王權誹謗魘鎮事者
上曰此不出王蓋小人為之以陷王譬如愛木必去其蠹
凡再遣人捕之權皆掩蔽不發至是賜權書曰兄弟同
氣至親兄數年躬履艱難亦為保全骨肉豈有他意近
者之事既悉置不問但欲去二三小人以示警爾而固
為遮蔽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用小人必害國家
所以決欲去之者為賢弟計也書至更不必蔽亦不得
有所畜疑

○永樂三年五月丙辰
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為過失日多思豫
訓戒以全親親之義賜書周楚齊蜀等王曰易曰履霜
堅氷至孔子釋之曰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
也故凡事慮於未萌則有益論於已然則無及我
皇考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為子孫帝王萬世之計推欲本
支各盡其道朝廷篤於親親藩國重於守法朝廷之紀
綱明正親藩不齟齬於其間藩國之禮節不踰朝廷不
苛責於其上恩不至於掩義義不至於傷恩
宗社永有磐石之安親藩同享無疆之福此
皇考立法之意亦吾繼述之意而諸弟姪之意亦皆然也

吾常思之朝廷不能篤親親之道是不孝於祖宗不友於兄弟不慈於子姪棄仁背義咎孰大焉昔建文嘗蹈此失矣吾即位以來恒切戒此間居獨處教詔子孫亦惟在重骨肉手足之恩不可為非禮苛責之事言出乎口心通乎天地鬼神蓋吾躬當奉藩豈其不能身體其事哉夫為藩國者亦當體朝廷之心而亮其誠天下之事至繁一人之精力有限智識豈能悉周區畫豈能悉當若吾於兄弟子姪行有未至亦宜以情恕之比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不亮吾心稍不順意内懷怏怏或聽小人教誘為非甚者形諸怨謗魘鎮所為不知不仁固少年寡學之過吾恐傷同氣已皆容忍不問然此特私恩耳為君之道必正公義而後有以服天下況法度者

皇考之法度吾嗣位而不能守之又何以服天下之心故雖不可戲親親之私恩亦不敢廢天下之公義夙夜思之事有兩難欲直言其過使之圖改則恐傷恩欲隱忍不言將來積過愈深理不得容是陷之於罪也至此非惟吾心不能自安天下之人亦謂吾徒能愛之不能教之養成其過故皆直言以戒之矣雖未能必其不逆於心若有亮吾之意信而從之他日德成名立享其安榮與國家同久豈不兩盡其美哉茲特遣書陳布悃欵繼今之後吾惟常念親親之恩勿替諸弟姪亦惟常念

皇考之法具在各盡乃道共保富貴豈有涯哉吾之所言天地鬼神鑒臨在上惟宗國諸王亮之亮之

○六月癸酉賜晉王濟熺書曰昨令爾弟慶成王濟炫暫居潞州聞爾不忍其去甚見同氣之情然吾以其年逾冠宜令居外涉歷庶幾有成不意濟炫至彼恣縱非為狥私滅公違禮壞法如護衛軍人為強盜既不以聞又不罪之及朝廷遣人捕之乃造飾偽詞曲為掩蔽豈是臣子之道今以至親姑容之俾改過自新且令仍回太原爾愛弟之心素厚宜朝夕訓戒之使毋蹈前非勉於善行庶幾可保富貴

○七月癸卯賜書周王橚曰比各府縣錄周府長史司榜文來奏夫朝廷與王府事體不同長史司專理王府事豈得遍行號令於封外與朝廷等一家有一家之尊一國有一國之尊天下有天下之尊尊卑不踰尊古之制也今賢弟居國如諸子擅行號令於國內其亦可乎若奸人造此離間即具實以聞當究治之如實賢弟所命則速遣人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體毋貽人譏議

○九月乙巳屢有告齊王榑不法者

上賜榑書曰比數有人言王過失以兄觀之王豈有他也但由性躁急下人不能堪耳今兵荒之餘民始蘇息宜重愛恤何忍復苦之且所當深慮者刑罰太過將左右之人或萌不測噬臍無及古人覆轍可以鑒戒繼今宜

涵養德性寬以馭下用保始終

〇十月丁卯有告齊王榑不執事者遣人密察之還奏皆實乃封告詞示之且賜之書曰王比為悖逆之事屢矣但兄弟至情不欲顯暴夫人孰不知善之當為而惡之不當為王舍其當為而從其所不當為果何恃而然屢以書戒王而恬不知悔恣肆日甚非分之恩不可數得王其省之毋貽後悔

〇永樂八年十月乙卯
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奉祀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
太祖高皇帝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過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〇永樂九年二月壬辰遣勑戒勵秦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下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惰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脤於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賫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令內竪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此皆王不學之過不學何由達禮致王於此者皆

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
問庶幾寡過

○永樂十五年二月癸亥谷王橞以謀逆削爵為庶人革
去護衛及長史司等衙門賜勑諭橞曰爾頑很兇悖棄
滅天倫造為反逆賴
天地眷佑
宗社之靈蜀王忠孝發爾陰謀罪狀顯著諸王群臣咸請
明正國法尚念至親曲加寬貸今削爾王爵降為庶人
以全餘生朝廷於汝恩甚厚矣其深省之

○永樂元年四月甲子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於河南境
內買人口賜手勑諭曰昔秦愍王遣人於浙江買人口
太祖皇帝聞而怒之秦府官屬及浙江郡縣承行者皆被
罪前鑒不遠也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所遣人入
其境或有縱恣違禮將斥為爾之過可不慮乎况此舉
非出汝父意其已之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癸卯遣勑戒永和王濟烺曰凡朝
廷儀物制度等差截然不可違越比聞爾擅造印章僣
用龜紐龜紐惟親王之寶之用爾擅為之越禮分矣以
爾年少及念爾父同氣之故姑宥不問自今宜謹遵禮
法毋蹈前過

○永樂十年二月壬戌勑靖江九府輔國將軍賛億曰監
察御史言爾交通衛卒以錢貸民多取利息至繫人妻

孥逼脅驚居以償所負古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國家舊制四品以上官不得與民爭利汝宗室之親乃恣肆如此果爾所為則赴京面陳若左右小人假爾名為之即械送京師

警外戚

○永樂二年四月丙戌春坊官劾奏中軍都督僉事李諒於文華殿早朝百官班退之後諒獨進啓事有違禮法請治諒罪

上命姑宥之而勑賜諭諒曰朝廷之法公於天下不以親疏有間朝儀凡百官謁東宮偕進偕退不許獨留私見乃謹始防微之道令行之初爾首犯之帝王行法先於貴近朕念親親之故曲宥不問其戒之慎之非分之恩不可再得爾其欽哉

○永樂四年五月戊午有告故駙馬都尉富陽侯李讓家人中鹽虗買實收下錦衣衛獄又行賄衛官事聞侯之子懇謝過丐免

上曰法度與天下共不為私親廢爾曹政當奉法保恩豈可恃恩撓法夫欺謾以苟利與賄賂以逃刑雖爾曹不得免況家人乎召都察院臣諭曰宥罪可施於疎賤而貴近不可倖免行法必先於貴近則疎賤可以知警富陽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八月乙巳賜趙王高燧書曰比聞都指揮欵台乗馬過

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之門容怒其不下箠楚幾死欸
台請難功臣豈當非禮陵辱爾非不知亦不以聞自洪
武以來往來駙馬之門何嘗有下馬之令晉王敦為駙
馬縱恣暴横卒以悖逆滅亡覆轍在前可再蹈乎此書
觀畢仍以示容其受使令辱欸台之人械送京師
○永樂九年十一月辛巳建陽鎮衛撫武戡有罪逮至戡
孝慈高皇后戚屬時守徐王墳於宿州縱恣不法
上以先后之親特宥之戒之曰古之賢外戚皆務守法法
者防制於未然遵之則吉違之則凶朕為天下主一遵
皇考成憲不敢違爾乃敢恃恩縱肆藏匿逋逃輕犯國法
今念
皇妣之親姑曲法宥爾自今宜改行為善庶幾享福若復
不改國法必誅慎之慎之
○永樂十年八月己巳皇親徐赫匿逃民法司請罪之
上召赫諭曰疏遠小人尚相戒守國法不敢違汝敢狎恩
先衆犯法昔中山王勲親大臣謹守法度不敢縱越分
毫故能流慶子孫汝今縱肆如此豈是受福之道赫惶
恐叩首
上顧法司曰不可以私廢公治之如律
○永樂十一年九月壬午府軍衛指揮使張昶奏事畢辭
歸南京
上諭之曰皇親最當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開平王

永城侯德慶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前鑑不遠汝今富貴但常不忘貧賤時自然驕逸不生若溺富貴而忘貧賤奢傲放縱以凌虐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恕爾爾宜慎之昶頓首謝命禮科賜鈔六十錠又諭之曰此賜非多爾能守法保富貴何啻萬倍於此昶

皇太子妃之兄

上頗聞昶弟旭居鄉驕橫不欲顯斥之故因昶致戒云

仁政

○永樂二年二月己丑刑科給事中奏強盜該死罪其中有年十五以下者兩人昨蒙

恩宥其死但沒入習匠輸作終身臣等揆理論之彼雖年幼既能行刼亦當被刑不宜免死

上不從曰童稚未成人者本無知覺向非成人者誘之豈能自為盜耶朕特推此情矜之耳又曰古耄悼不加刑二兒去悼之歲皆不遠況試其力皆不能勝二斗粟果有秦舞陽童區寄之能可曲貸乎

○七月戊辰大理寺言有犯法者當黥

上曰免黥既而諭之曰朕免之者慮遏其自新之路人孰無過亦有誤犯而非故違者如既黥之彼雖有遷善之意顧其身已墨亦自怠矣故朕於墨刑不輕用也

○十月庚辰刑部尚書鄭賜等言比軍士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

上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君亦不於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宥也

○永樂四年正月己亥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等往河南皂君山捕盜陛辭

上諭之曰盜本良民但為有司不能撫綏更加酷害始聚為盜彼豈不愛其生蓋出於不得已汝往先遣人招撫示以生路若能散歸農畝即是良民不必窮治大抵官軍所至必累及無辜爾等此行當以保民為重無重困之

○壬寅琉球國進閹者四人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臣言還之慮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勅止其再進

上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媚朕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德帝王乃可絕人類乎竟還之

○十二月癸丑

上與侍臣語知京師之人多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曰內庫貯藥材廣而不能濟人於闕門之外徒貯何為命太醫院如方製藥或為湯液或丸或膏隨病所宜用於京城內外散施仍訪朝臣中有通於醫者俾分任其事又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猶於咫尺不能有濟何況遠外遂命禮部申明惠民藥局之令必有實惠勿徒為文具而已

○永樂十一年七月壬辰遣使賫勑諭交阯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曰交阯新附之民舊業多廢爾等宜輕徭薄賦勸課農桑務崇寬厚無為刻薄勤加憂恤使遂其生息以漸興於禮義之化庶幾爾等可為盡職其勉之哉

○永樂十三年二月乙未釋工作囚徒四千九百餘人先是
命出繫獄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
上謂工部尚書吳中曰人逼於饑寒雖慈父不能得之於子今亡者必其衣食空乏出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家期秋成後赴工令下有不願去者七百餘人
上憫其感恩急於趨事并其欲回者皆釋之

○永樂十五年九月辛巳
上謂行在工部臣曰四方之人服役京師者水土異習加以寒暑勞勤蓋有致疾而醫藥久未痊者此皆盡力奉
公當加恤之今天氣已寒其給行粮遣人護送還家仍令有司善存撫之

卹民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辰
上諭羣臣曰朕居藩邸時凡百姓艱苦靡不知之數年兵興北方之民疲勞尤甚朕所以舉義者為
宗社生民之計今
宗社既安而北方之民未安吾夙夜不忘遂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事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分

往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等處巡視民瘼何弊當革何利
當建速具奏來
○十二月癸酉
上謂戸部尚書夏原吉曰江北地廣民稀務農者少
皇考時嘗遣人督民耕種近因兵革蝗旱人民流徙廢業
今不及時勸民使盡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來春宜
早遣人督勸因歎曰古者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
以樂朕為天子誠使四海皆給足雖不盛饌以樂侑食
未嘗不樂
○永樂元年二月乙卯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
瘼陛辭

上諭之曰父母於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適
其温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心人主為
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飲一食未嘗不念及軍
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
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奏來其軍民
之間何利當興何弊當革者亦悉以聞
○戊辰
上諭戸部兵部臣曰數年用兵軍民皆困今方與之休息
數有令擅投一軍一民者處重法比聞衛所府縣都不
遵承仍襲故弊私擅差役如驅犬羊無復分毫矜恤之
意是上不敬君命下不恤人窮人之蘓息何遂爾等其

申明前令自今有犯者誅不宥

○三月辛丑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責民償甚急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上怒甚曰孔子聞廐焚問傷人否不問馬蓋為人貴於畜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况畜牛本以為民今乃毒民如此命有司牛死者悉免償民所鬻男女償牛者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有司不奏而擅責民償之罪

○四月乙丑賜書楚王楨曰所奏府中欲脩造兄於賢弟豈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衆心未安勞困未甦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餒安養休息方在此時故即位之初首詔天下不急之務悉停罷今後宮為建文所焚東宮亦拆毀皆未敢興造賢弟幸體斯意府中宮室損壞者姑用護衛之人隨時脩葺俟民安歲豐然後量撥軍民為之如此公私兩利矣

○五月丁丑勑戶部臣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治民治民之道在安養之而已故即位之初一遵

皇考成憲首命爾等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即令所司覈實蠲除其租庸不貽患於民爾等畧不體朕愛民之心因循翫愒視為虛文有司拘於歲額一槩徵收下民之情欝而不達朝廷惠澤遏而不下此豈大臣為君為民之心其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閑田地無人開墾即於歲租額內削除庶幾民免橫擾之苦

○戊寅賜書秦王尚炳曰前以諸群王年長欲令出居外郡為講讀練習之計令四方來奏水旱蝗蝻道殣相望因念諸群王所至脩葺供億之費不免重勞軍民如永興王未行且令在國俟一二年歲穀豐登然後遣行其所脩治居室即日停罷

○十一月壬辰早風雨沍寒

上召工部尚書黄福等曰濬河之民服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旦遽寒其各賜鈔二錠罷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軍士仍賜鈔充顧直

○閏十一月乙卯户部臣言近定使臣往來廩給止於見有儲積之處通支自濟寧若干程至德州即先於濟寧通給自德州計若干程至北京即先於德州通給令濟寧德州皆請令民於見有儲積之處轉運米粟往緣途驛館頓貯待給為便宜從之

上曰此徒知便於官豈顧不便於民北方之民勞悴未蘇寒不得衣饑不得食朕早夜圖休息之更安忍重勞之轉運勿聽

○永樂五年正月丙午各布政司府州官進表者辭歸

上諭之曰治天下者以天下之心為心治一方者以一方之心為心朕居君位夙夜念慮未嘗忘民每思飲食衣服[illegible]奉皆出民力民或有寒不得衣饑不得食勞不得息朕何忍獨安爾等皆以才賢為國家任牧民之

職夫受人寄者當盡己之力為人上者當推己之心治民之道惠養為急不害播種則民無饑不妨蚕桑則民無寒盖民之衣食皆出己力未嘗仰給公家惟賴公家統理以免强凌衆暴之患耳爾等當明其利害順其好惡去其為惡之人則為善者自安懲其趍末之習則務本者自固無有所擾之況數年以來軍旅供給民勞為甚今畧得休息正如病者初差宜保養調護若復勞擾病將愈深其歸戒之

○十月丁亥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曰汝輩坐食膏梁身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汝輩不令朕知而為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爾必誅不宥

○十一月丙辰工部侍郎趙毅等奏鎮江府民言乞於本處鑿山開河以便漕運約用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請遣官驗視

上曰爾任大臣顧不能料制其事而必欲遣人驗視耶數年以來民困為甚非有大不得已之事豈可輕役且役九十八萬人即復用如許人供給之騷動數十州縣為百姓植禍矣豈不殆哉遂寢不行

○永樂四年四月戊寅

上諭户部臣曰朕念北京數郡之民比年軍旅困於供給故特免租稅以優之其耆老近日多有來謝恩者今春作方興老人正當勸督子弟勤力田畝不宜妨其所務况衰倦之人豈堪跋涉遠道即檄諸郡止之户部言下人受恩感戴出乎忠誠恐難止不從

上曰朕心在實惠及民不務虛文勞民其止之

○永樂五年五月辛未

上聞河南饑而有司匿不以聞因命刑部悉逮寘於法又勅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國之本在民而民無食是傷其本朕自嗣位以來夙夜以安養生民為心每歲春初及農隙之時勑郡縣浚河渠修築堤岸陂池捕蝗蝝遇有饑荒即行賑卹比者河南郡縣荐罹旱澇有司匿不以聞又有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掇草實為食者聞之惻然亟命發粟賑之已有饑死者矣此亦朕任用匪人之過已悉寘於法其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水旱災傷不以聞者必罪不宥

○八月壬寅廣東布政司言揭陽諸縣民多流徙者近招撫復業凡千餘户户科給事中奏此皆逃避差役之民宜罪之

上曰人情懷土豈樂於遷徙必有不得已而去者既復業則當撫綏之何忍復罪為近臣者宜戒刻薄遂勑廣東

布政司及郡縣善撫輯之

○永樂七年正月甲寅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朕今巡狩蓋古人省方觀民之意服食之物皆備以行都無取於民尚慮有司不體朕心妄有科擾使民未見德而先受害者必不宥之其遣使先諭道途所經及北京所屬郡縣朕至日止令正官一員朝見毋侵擾百姓

○永樂九年三月庚辰温州府民言本府歲輸白礬數千斤赴京阻隔山路負運實艱乞附載海運舟輸京為便

上問工部臣曰礬欲何用對曰用以染色布曰特染布耳而勞民於數千里之外可罷其歲運自今製布衣不必染色

○閏十二月庚辰工部言今京師城垣河渠合脩治者請如洪武故事徵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民役之

上曰

皇考以五府州興王之地特加優恤而蠲其田租所以固邦畿也其役之於歲終閑暇之時亦以附近不甚為勞今役之宜體

祖宗之心節用其力寧寛無急訖工之日即遣寧家毋久拘之

○永樂十二年三月辛丑

車駕北征至萬全命忻城伯趙彝等督運兵餉命都指揮

王喚等以騎兵護送
上進桑等諭之曰役民數千里隨軍餽運艱難勞苦此已過矣爾等宜朝夕慰撫勞勉無毒以刑威不然是重吾過也其務體朕意

○永樂十三年春正月己酉行太僕寺卿楊砥奏畿內民皆養馬近見順天等府所屬多有官軍老幼無賦役者宜令兵部戶部取勘循例養馬
上語砥曰民間養馬已甚煩擾但以國家武備所急不可以止官軍老幼艱難者多政當存恤何忍又令養馬爾用心過矣不聽

○永樂十七年秋七月辛亥工部臣奏請以平江伯陳瑄所統運粮軍士明年俱赴北京營造歲用粮儲宜令各處粮戶自輸北京
上曰國以農為本人之勞莫如農三時勤力如有旱暵水溢歲則寡收幸足供租稅而官吏需索百出終歲不免饑寒又可令運輸數千里之外乎若令秋收後運來則北方河已凍候春煖而運又妨農作如其所言公私俱不便其令戶部議兩便之

○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乙酉
車駕北征次通津戍其地平廣多糜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
上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此者必安業於此不為寇矣彼聞大軍至懼而暫逃後當復歸今縱騎犯

之非仁其禁士卒凡有種藝皆勿犯違者斬

重農

○永樂二年正月己巳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歳収之數臣等計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歳之食皆英等怠惰不嚴督所致宜罪之以警衆

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召英等諭曰屯田軍國之大務已驗之良法爾等不留心於此徒坐享厚祿何為用兵數年今始得休閒而民以疲弊若復役疲弊之民以贍休閒之卒為民者愈困為兵者將惰矣蓋畜兵以衛民豈以兵困民汝等宜深思之用心勸力以督下人若今歳

復怠惰耕穫不及論罪如法悔無及矣

○永樂四年六月丙子廣東布政司奏毎歳海外番夷入貢方物水路以舟楫運載惟南雄至南安限隔梅嶺舟楫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

上曰為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夷入貢不絶皆役民接連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値農務之時其方物並於南雄収貯俟十一月農隙却令運赴南安著為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永樂十三年正月甲子行在戶部言漕運至漸多請發民置倉貯之

上曰東作將興不可役民民失春種則一歲之計廢可令
法司除死罪外出徒流以下定奪等第輸作後不為例

安民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丙申
上謂兵部臣曰朕初舉義旅清君側之惡罪止姦臣數人
而已故將士入城之日市不易肆軍民安堵今為衆所
推戴嗣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治比
聞在京軍民猶有未諭朕心者謂有復行誅戮之意轉
相扇惑何其愚也吾為天下之民皆吾赤子豈有害之
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兵部亟出榜曉諭
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復有妄言惑衆許諸人首
告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

○八月甲子江西廬陵縣人民有嘯聚刼掠者江西三司
請奏請發兵討之
上曰此無能為患而官軍一出必傷及善良但遣一使特
勑諭之可也遂遣行人許子謨齎勑諭曰昔我
太祖高皇帝開基創業首得江西資其供給以定天下三
十餘年屢加恩澤民皆樂生近建文君信任匪人改更
成法致兵禍連歲軍需百費皆出於民有司又不能撫
恤嗟怨盈路民無所控訴致有潛避山林保全性命皆
出於不得已念其所自良可矜憫朕即位之後一切罪
犯悉赦不問今為天下主謹守成法嘉與百姓共樂治

平獨爾等未復本業因而刼掠羣臣奏請調兵勦捕朕慮兵戈所加誤及善良有所不忍故特差行人齎勅諭爾宥爾之罪其即各復原業永為太平之民如執迷不悛發兵討罪後悔無及仍勅都督韓觀往招撫之勅至民悉復業

○永樂四年三月丁巳遣勅諭海島流人曰爾等本皆良民為有司虐害不得已逃移海島刼掠苟活流離失業積有歲年天理良心未嘗泯滅思還故鄉畏罪未敢朕比聞之良用惻然茲特遣人齎勅諭爾凡前所犯悉經赦宥譬之春氷渙然消釋宜即還鄉復業毋懷疑慮以取後悔

○永樂十一年十一月乙未勅交阯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黔國公沐晟曰交阯頭目中有既降復叛叛而復歸者可揀拔一二人宣布朕命悉宥其罪量才高下俱授以官庶幾以安衆心

寛賦

○永樂元年十月辛酉户部尚書郁新等奏曰湖廣今年夏税過期數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

上曰賦入有經制人耕穫先後不齊地里亦有遠近之異不可槩論任人長民當使之察其難易而順其情雖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當急責於民急責必至乎病民其勿問第更與約限令民輸之

○永樂四年二月癸酉四川成都等府及貴播二宣慰司酉陽永寧二宣撫司奏官民田荒蕪二千六百七十餘項乞蠲其租賦

上諭戶部臣曰田土荒蕪皆緣人民彫耗所致若復徵其租賦則彫耗愈甚荒蕪愈多矣可併其歲額除之但人民蕃息則土地自闢賦稅自充矣

○永樂六年三月庚申掌交阯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阯初平其地徵歛不一請酌量輕重為定制

上曰比除交阯郡縣官朕數諭之為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歛歛重者驅民之策也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永樂七年十二月丙寅山西安邑縣言縣民逃徙者田土已荒蕪而稅糧尚責里甲陪納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給租稅既棄業逃徙則租稅無出若令里甲陪納必致破產破產不足必有逃徙租稅愈不足矣即移文各處有若此者悉停徵其稅縣官不能撫民致其逃徙者姑宥罪令即招撫復業勿復擾之

○永樂九年六月丁未雲南溪處甸長官司土官自恩言本司歲納海𧵅七萬九千八百索非本土所產每歲於臨安府買納乞准鈔銀為便戶部以洪武中定額難准折輸

上曰取有於無適以厲民此有司之過也況彼遠夷猶當
寛恤豈宜拘舊額其除之

○九月壬午先有屯種軍擊登聞鼓訴云踰年在京操練
至秋始還而本衛責徵子粒實以公事妨耕告訴不聽
上召衛官責問之曰何得不體人情而刻薄至此衛官言
初起自都督府必欲追納遂呈上府所下檄
上召都督府經歷詰之曰五穀必種而後有穫豈若汀蕪
溪荇不藉人力自生成乎且人一身豈當有兩役皆不
能對
上命刑部臣曰此輩不恤軍士為朝廷歛怨其治之如律
遂命户部凡屯田軍以公事妨農務者悉免徵子粒著
為令

○永樂十年二月庚申山西猗氏縣耆民張彦清等言累
歲旱澇田稼不登乞以八年九年逋租折納鈔帛
上諭户部臣曰田有定租農安得歲常全收有司但知科
征而已民非甚不得已豈肯自言今累歲旱澇衣食必
不給鈔幣何從而出宜悉除之其耆民人賜鈔二錠遣歸

○五月辛亥朔
上平定内難命北京之民始終報效者蠲免粮徭役給牒
為信至是武清縣民百一十餘户以遺所給牒有司復
徵其徭役事聞
上諭户部臣曰遺牒是下不謹復征徭役是上不信不謹

其過小不信其失大其悉蠲之

○永樂十一年七月乙巳蘓州之長洲崑山二縣湖廣之常德漢陽荊州長沙沔陽五府州奏去年河水泛溢渰没民田其稅粮乞俟今秋徵輸

上曰農民終歲勤動供稅之餘衣食恒不足既去年田被水灾而欲以一年所種為二年之租民之衣食何由而措戶部宜覆實蠲其被灾之租凡蠲田九千頃

○十二月庚申四川漢州什邡縣言縣民自永樂五年至十年虧官茶十六萬六百五斤乞折輸鈔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此因近歲役民伐木妨其採辦如又令納鈔民又[illegible]堪況蕞爾小邑虧茶動以萬計累年所

負取償一時有司逼迫之必有鬻田產子女以免責者其悉蠲所虧

○永樂十二年十一月庚申蠲蘓松嘉湖杭五郡水灾田租四十七萬九千七百餘石初有司請減半徵之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田被水無收未有以賑之又可徵稅耶於是悉蠲之

○永樂二十年十月戊子山東高密縣言逃民七百餘戶已復業其累年所負粮芻上司屢遣催徵乞寬貸之

上諭戶部臣曰往古之民死徙無出鄉安於王政也後世之民賦役均平衣食有餘亦豈至於逃徙比來撫綏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論貧富一槩煩擾致耕穫失時衣

食不給不得已乃至逃亡及其復業田地荒蕪廬舍蕩然農具種子皆無所出政宜賙䘏之乃復徵其逋負窮民如此豈有存活之理爾戶部其申諭有司繼自今逃民復業者積年所負粮芻等物悉與蠲免

賑貸

○永樂元年十二月乙酉北京刑部尚書郭資等奏眞定棗強縣民初復業加以蝗旱流殍者衆今天寒乞遣人覈實以施賑濟

上曰民困如此濟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即無及矣今遣人覈實展轉往復非兩月不得民命迫於旦夕其可待乎命戶部速遣官往賑又命監察御史一員監督賑畢具實以聞

○永樂二年六月乙未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䘏君父也民子也為子當孝為父當慈各務盡其道耳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為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

○八月甲申戶部尚書郁新言四川松潘衛軍士缺食請遣官審勘

上曰饑者待食朝不及夕若待審勘而給莩死多矣宜亟賑之於是命軍士家有十口者給米一石九口八口者八斗七口六口者七斗五口四口者六斗三口以下五

斗總小旗給如其月糧之數不必驗口

○永樂三年三月丙午淮安邳州言饑民計其口數請得粟九千石賑之

上惻然曰此可給三月耳秋成之期尚遠若止給三月猶不免於綏死國家於恵民豈可為旦夕計特命户部倍其數給之

○六月甲申命户部尚書夏原吉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通政司左通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賑濟蘇松嘉湖饑民

上諭之曰四郡之民頻年戹於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稚嗸嗸饑餒無告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亟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綏撫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具以聞卿等宜體朕憂民之心欽哉無忽

○永樂九年七月戊子户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六十五口户給粮二千七十石有竒

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六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即開倉賑給無令失所

○永樂十年六月壬申浙江按察司奏今年浙西水潦田苗無收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而逼民輸稅

上以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對曰比趙居任奏民多以熟田作災傷按察司之言不可悉信

上曰水潦為災人皆見之按察司敢妄言乎愚民雖閭有為欺謾者豈可以一二廢千百爾即遣人復視但曰苗壞于水者蠲其稅民被水甚者官發粟賑之

○甲戌勑戶部臣曰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於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難不言者悉追下獄

○甲戌陝西西安等府老人詣闕謝賑濟恩命賜道里費遣還又召問老人今歲禾稼如何對曰來時甚茂

上曰禾稼雖茂民力未甦凡所借用官粮今年不責爾償俟下年豐熟乃償老人叩謝

上命戶部山東山西皆準此例凡經賑濟者悉免詣闕謝恩

○八月壬戌山東定陶河南中牟等縣耆民詣闕謝賑濟

上諭戶部臣曰天子以天下為家則以天下為休戚比念民饑令有司發粟賑之此國之恒典況郡縣儲蓄政為民計而使人廢其農業遠來謝恩非朕意也已令止之而今復來並給道里費遣歸其未至者再移文止之

○十二月壬申戶部臣言邳州今歲淫雨傷稼民乏食命
監察御史乘傳往賑之陛辭
上諭之曰民命朝不保夕爾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頃刻
稽滯
○永樂十二年二月庚申有自陝西來者言鳳翔隴州民饑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水旱世恒有之國家廣儲積正以備
民之急朕數詔有司卹民今乃坐視其饑寒不言亟令
監察御史發廩賑之并按問其長史坐視不言者罪
○八月壬子河間府滄州順天府通州固安縣淫雨實祇
縣雨雹傷稼事聞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民於此時政望秋成既如此將何以

仰給其速遣人臨視果為民患令有司發粟賑之
○永樂十六年七月己巳降勑切責陝西布政司按察司
曰比聞陝西所屬郡縣歲屢不登民食弗給致其流莩
爾等受任方牧坐視不恤又不以聞罪將何逃速發所
在倉儲賑之稽遲者必誅不宥
○十二月辛丑以陝西旱命成山侯王通偕戶部官馳傳
往賑之通等陛辭
上諭之曰民饑餓朝不保夕譬之赴救水火當速往毋緩
旱至即存活亦多爾至彼其有司一切不急之務悉停
止之民間事有不便者條陳以聞於是賑饑民九萬八
千餘戶給米十萬四千三百餘石鈔十二萬六千三百錠

○永樂十八年十二月辛酉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内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
百姓吾赤子乎
○永樂二十年三月丙寅户部言直隷開州徐州高邑靈
壽欒城等州縣民饑
上慨然嘆曰君以民立國古人所以致雍熈之世者其道
始於民足衣食雖有水旱灾傷而民不至於饑窘者則
恃蓄積有素但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唐
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賫粮亦何憂水旱
皇考置預備倉出内幣易粟儲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
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於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
餓死者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即驗實
發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今各處所奏民饑宜急遣官
賑之

卹灾異

○永樂元年六月甲子户部尚書郁新言河南郡縣蝗所
司不以聞請罪之
上曰朝廷置守令資其恵民凡民疾苦皆當卹之今蝗入
境不能撲捕又蔽不以聞何望其能恵民此而不罪何
以懲後命都察院遣監察御史按治之
○永樂五年六月辛亥廣西布政司奏柳州自正月至六

月不雨

上覽奏憂形於色語廷臣曰春無雨則不得種夏無雨雖種亦且槁死此民一歲之計無望矣命戶部遣人馳往

視之

○永樂十年七月己酉浙江平陽縣獻嘉禾百六十四本

上顧尚書夏原吉曰嘉禾雖豐年之祥然今四方數奏水旱未必皆豐宜遣人巡視存卹不可恃此原吉等頓首曰

陛下存心於此實

社稷蒼生之福

○永樂十一年正月壬午

上謂通政司通政馬麟禮科給事中朱芾曰在外有司官來朝朕令言民間利病率云田穀豐稔閭閻樂業比聞

山西饑民有食樹皮草根者未聞有一人言之自今言

民情者悉記之如境內有災傷饑饉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隱之罪

○五月己卯朔山東諸城等縣蝗命有司捕瘞且諭之曰蝗苗之蠹爾不能除之亦民之蠹今苗稼長養之時宜盡力捕瘞無遺民害

○九月壬午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近山東蝗生有司坐視不問及朝廷知之遣人督捕則已滋蔓矣此豈牧民者之道其令各郡縣每歲春至驚蟄之時即遣人巡視境內但有害稼

若蝗蝻之類及其時初發即設法捕絶或蟲蝗有遺種亦須尋究盡除如因循不行府州縣官悉罪之若布政司按察司失於提督同罪其各處衛所令兵部一體移文使遵行之

抑祥瑞

○永樂二年七月辛酉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歳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繰絲來進請率百官賀

上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繭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徧及天下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為天下父母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此可為朕賀矣乃止

○永樂七年三月甲子交阯進白象泰寧侯陳珪率文武百官上表賀

上曰卿等但盡心為國為民以副朕望白象世常有者勿賀

○七月辛卯順天府密雲縣民獻嘉禾賜鈔二十錠先是行在禮部尚書趙羾以禎祥疊見若兩岐之麥野蠶成繭日食不見之類皆欲稱賀

上悉却之至是又因獻嘉禾欲率廷臣上表賀

上曰古之帝王為治尚敦實黜浮華朕徳弗逮但得四叙協和海宇康乂黎民衣食給足即國家之福一物之異皆偶然耳何以賀為遂止

○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縣獻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

行在禮部尚書趙羾奏曰前密雲縣民獻嘉禾
陛下郤羣臣之賀今嘉禾又至此實聖德之應請率羣臣
上表賀
上曰朕奉天子民正願天降豐年使四海之人皆足今蘇
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肅處州麗水皆雨雹渾河决於
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尚有未盡聞者不聞羣臣一
言及弭災之道而喋喋於賀嘉禾謂禎祥朕德所致其
災異非朕所致乎爾等宜輔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聞也
○永樂十一年五月丁未曹縣獻騶虞行在禮部尚書呂
震奏騶虞上瑞請明日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為上瑞騶虞何與
民事不必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為人則善矣
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永樂十二年九月戊寅榜葛剌國王賽弗丁貢麒麟禮
部請上表賀
上曰海宇清寧遠人嚮化貢獻方物斯皆
天與
祖宗之佑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
雖無麒麟不害為治其免賀
○永樂十三年九月戊申西域貢獅子文武羣臣以為

聖德遠及所致叩頭稱賀
上曰遠人貢土物以達誠何用賀書詩所稱唐虞三代之治曷嘗及祥瑞蓋古聖賢之君但求時和歲稔百姓家給人足即是太平隋煬帝時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元順帝時兩都桑果葉皆生黃色龍文又有嘉禾一莖至八穗者又常有五色祥雲見恃此而驕卒皆亡滅前鑒如此朕與卿等但當祗守祖法敬事無怠以保鴻業不可萌侈心

○十一月庚子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往者翰林院言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欲上表進朕則許之蓋帝王修齊治平之道具於此有益世教可以表進麒麟有無何所損益遂已

○永樂十四年八月癸酉旦壽星見欽天監以聞行在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請上表賀
上賜勅諭之曰朕惟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掃除群雄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安天下臻茲太平是以上天垂象屢顯鴻應揆朕涼薄曷克膺茲矧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凡為臣民能遵守
太祖高皇帝成憲為子盡孝為臣盡忠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用承福祐國家之祥孰大於此爾文武臣僚宜各盡

心乃輔朕不逮國家有永遠之安爾等暨爾子爾孫亦同享永遠之福壽星之瑞勿賀

○永樂十五年七月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為瑞致賀然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為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慝不作百工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為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永樂十七年九月丙辰卿雲見欽天監言占書卿雲喜氣也太平之應又曰天子孝則卿雲見君聖臣賢天下順心則日旁氣如龍鳳茲實上瑞行在禮部請率文武百官上表賀勑免之且諭侍臣曰昔帝舜之世萬邦協和故百工有卿雲相和之謌朕寢食之間恒慮政事有缺民生未安安敢恃此為祥縱是上天委貺朕與卿等正當憂勤惕厲以答

天眷何以賀為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